arXiv:2304.04242v2 [econ.GN] 6 Jan 2024

谁是经济学的守门人？期刊编委会的地域多样性、性别构成与交叠编委制

Alberto Baccini
锡耶纳大学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系，意大利锡耶纳 alberto.baccini@unisi.it

Cristina Re
锡耶纳大学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系，意大利锡耶纳 cristina.re@uniupo.it

摘要

本研究通过建立一个包含2019年1,516种活跃经济学期刊的数据库，考察编委会成员作为科学守门人的作用。该数据库涵盖来自6,000多家机构和142个国家的44,000多名学者。研究从地理隶属关系、机构隶属关系和性别等方面分析了这些编委会的构成。结果表明，学术出版环境主要由隶属于美国精英大学的男性掌控。研究进一步从基于交叠编委制的网络分析视角，考察期刊之间的社会相似性。通过比较由所有学者、编辑负责人和非编辑负责人构建的网络，研究发现，期刊集群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相似性和关联。这些结果表明，成对期刊之间的联系往往是冗余的；这可以从每个编委会内部，以及属于同一期刊集群的各期刊编委会之间的社会同质性和学术同质性来解释。最后，对网络中最核心的期刊和学者进行分析后发现，期刊在选择编委会成员时可能会采取“战略性决策”。研究所揭示的编辑权力高度集中，对经济学中的创新研究构成了严重风险。

关键词经济学守门人 · 社会网络分析 · 编委会 · 多样性

致谢： 本研究是*PRIN*项目*2017MPXW98*的一部分，由意大利大学与研究部资助。该项目涉及构建*1946*年至*2019*年的经济学期刊编委会数据库。本文所呈现的数据仅为该数据库的一部分，项目结束时将与其余数据一并发布。感谢*Alberto Montesi*在寻找编委会相关信息方面提供的关键文献支持。*Eugenio Petrovich*参与了数据库的设计，以及歧义消解和标准化程序的开发。*Livia Tarini*、*Martina Cioni*和*Daria Pignalosa*参与了数据库的构建。感谢*Lucio Barabesi*、*Oddný Helgadóttir*和*Jakob Kapeller*提出的评论与建议。

1 引言

近年来，定量方法日益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因为这些方法让我们得以揭示经济思想史近期发展中的某些方面，以及经济学家的职业角色——这些内容可能仍被传统的定性方法所掩盖 [Duarte and Giraud, 2016, Marcuzzo and Zacchia, 2016]。本文采用定量工具，探究经济学领域守门人的特征。具体而言，我们聚焦于经济学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和编辑负责人，因为这些学者在塑造经济科学的发展轨迹以及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编委会成员是科学领域的守门人 [De Grazia, 1963, Crane, 1967]：他们通过遴选期刊拟发表的稿件，决定支持或拒绝哪些研究，从而影响学科内的研究方向。他们对希望发表作品的学者的职业生涯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鉴于编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考察了编委会的组成、其与发表结果的相关性，以及其随时间的演变。

本文旨在增进我们对经济学领域编委会构成的理解，揭示经济学守门人的特征。迄今为止，对经济学编委会的研究通常采用有限的数据集或特定的研究方法。例如，Hodgson 和 Rothman [1999]考察了 1995 年 30 种顶尖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和作者的机构背景，发现 70.8% 的期刊编辑隶属于美国的机构，且 12 所大学占所有编辑的 38.9% 以上。他们主要担忧如此高度集中的机构权力会威胁“创新与变革的潜力”（第 166 页）。Gibbons 和 Fish [1991]对 1970 至 1979 年 25 种顶尖经济学期刊的研究也发现，编辑中隶属于知名机构的人员高度集中。他们还发现，在 575 名编辑中，哈佛大学人数最多（36 人，占全体成员的 9.1%），斯坦福大学位居第二（29 人，占 7.3%），其后依次为麻省理工学院（25 人）、芝加哥大学（24 人）和宾夕法尼亚大学（22 人）。Wu 等人 [2020]也指出，经济学学术期刊仍由美国机构主导；他们使用的样本来自 2019年，涵盖隶属于 246 种经济学期刊的 6,916 名编辑，其中 48.55% 来自美国。Addis 和 Villa [2003] 关注性别分布，分析了 1970 至 1996 年间出版的 36 种意大利经济学期刊编委会中男女经济学家的情况。研究发现，女性代表不足，且主要担任级别较低的职位。Baccini 和 Barabesi [2010] 首次提出并分析了由同时在多种经济学期刊编委会任职的个人所构成的交叉任职编辑网络，揭示出一个由不同组成部分构成的紧密编辑网络（90% 的期刊直接或间接相连）。最后，Ductor 和 Visser [2023] 研究了 1990 至 2011 年间的 106 种经济学期刊，并采用了交叉任职分析。他们的研究强调，该学科存在机构权力和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尤其是在更知名的期刊中。此外，他们还指出，编辑任期长短与期刊影响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本研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考察了经济学期刊编委会的国家、机构和性别分布，以及由此形成的交叉任职编辑网络的特征。我们的分析基于一个综合数据库，其中包括 *EconLit* 数据库中列出的全部1,516种期刊，这些期刊在2019年均设有活跃的编委会。对于每种期刊，我们手动编制了包含编委会成员姓名及其所属机构的数据库，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含逾44,000名成员的数据集，这些成员来自6,000多家机构和142个国家。该数据集为大规模研究当代经济学中的把关现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本文结构如下：第2节综述了关于各领域期刊编委会的研究文献。第3节介绍数据集和研究问题。第4、5和6节分别报告编委会成员的地理分布、机构分布和性别构成。这些章节考察了所有期刊合并分析及逐一分析各期刊时，所有编辑职务与编辑负责人之间的差异。第7节 प्रस्तुत了对交叠编委制的分析。第8节分别考察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中最核心的期刊和编辑负责人，并单独分析由女性学者构成的网络。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以实施旨在促进编委会成员多元化的做法。

2 文献综述

自科学社会学中的把关分析创立以来，期刊编辑的作用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他们被视为科学知识的主要守门人 [De Grazia, 1963年, Crane,1967]。这种对编辑的重视，可能源于他们在塑造科学知识发展轨迹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即筛选出被认为值得发表的作品。他们的活动也间接影响着学者的职业生涯，尤其是

在过去20—30年间，随着学术成功日益依赖量化的文献计量指标。根据 Merton [1942], , 编辑的根本作用应当符合“普遍主义”的规范理想，即仅依据科学贡献的学术价值对其进行评价。然而，人们开始担忧编辑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最优秀的科学产出。这些担忧源于这样一种疑虑：与学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或机构特征相关的社会偏见，也可能会发挥作用。Crane [1967] 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作者的所属机构、博士学位来源和职业资历往往与期刊编辑群体中这些特征的分布相似，并且这些因素会显著影响期刊论文遴选过程中的编辑决策。其他研究证明，从相似的教育背景、研究背景和学术经历来看，编委会构成过于单一，可能会限制期刊所发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全面综述见 Mazov and Gureev [2016]）。

基于这些原因，大量研究将重点放在编委会的构成上，考察其与论文发表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及其随时间的演变。此外，对编委会构成的研究还被用于评估期刊国际化和性别平衡。它们也被用作衡量不同地理区域、机构、性别以及学者群体研究影响力的指标。

特别是，Zsindely 等人 [1982], 在考察 252 种科学期刊编委会的地理分布 时，发现来自某一特定国家的编委会成员人数与该国相关的期刊数量和作者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学术出版物和学术期刊所占份额相比，以色列、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在编委会中的代表性过高。相反，日本、印度和苏联则被发现代表性不足。更大规模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指出由编委会成员所属国家以外的国家的作者提交的稿件更有可能遭到拒绝。此外，对于大多数国际期刊而言，编委会成员中的大多数是美国公民（综述见 Mazov and Gureev [2016]）。BraunandDióspatonyi [2005a,b] 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自1982 年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主导性的科学地位；尽管其他国家已增加其已发表论文和引文的数量，但截至当时，这种主导地位并未减弱。Leydesdorffand Wagner [2009] 证明，中国最近已成为发表量和引文量方面的第二大国家，然而，研究格局的这种多样化尚未反映在编委会的构成中。根据 BraunandDióspatonyi [2005a, p.1548], “期刊论文和引文只是一个推论”，而“期刊编委会的控制和筛选活动 [..] 至关重要”。他们认为，美国科学家担任编委会成员和主编的 predominance 是“解释之一，或许是最重要的解释之一，它阐释了美国在大多数科学领域的科学出版中占据世界主导地位”[Braunand Dióspatonyi, 2005b, p.319]。

另一类研究聚焦于性别构成 编委会。这些研究与地理分布分析十分相似，旨在考察编委会的性别构成，并辨别期刊所涵盖的科学领域中，男性和女性代表性是否存在差异。在此类情况下，某一性别在编委会成员中过度代表，可能会导致论文遴选出现偏差，不仅影响性别平衡，还会影响特定学科领域、研究方法或理论 [Stegmaier等人，2011，Metz等人， 2016]。Mauleón等人 [2013] 指出，女性更多地参与编委会工作，能够积极影响女性研究人员投身各自科学学科的意愿，因为担任把关人职位的女性可被研究生和初级研究人员视为榜样。Hatfield等人 [1995]首次分析了女性在编辑职位中的代表性。他们观察到女性在研究领域中的占比偏低，并质疑这一现象是否也存在于编辑层面。他们的分析聚焦于影响力最大的100种临床医学期刊的主编职位的性别构成。他们发现，在96种期刊中，有92种期刊最重要的编辑职位由男性担任，而仅有4种由女性担任。有一种期刊的主编职位由一名女性与另外三名男性共同担任。此后，不同领域针对同一主题开展的研究得出了类似发现，表明编委会存在男性主导现象，女性研究人员的数量与她们在这些编委会中的代表性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尽管担任编委会成员的女性人数有所增加，但这一变化的速度低于女性在科学领域中的增长速度。此外，知名期刊的编委会中以及主编职位上的女性人数更少（综述见 Mazov and Gureev [2016] ）。

近年来，交叠编委制（交叉任职） 已成为考察编委会网络结构特征的一个框架。Baccini最初提出了这一概念 [2009], 一个交叉任职网络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网络：同一个人出现在多份期刊的编委会中。其基本理念是，两份期刊之间共同拥有的编委会成员数量可以被视为期刊相似性的一个指标，即交叉任职方法根据共同的编委会成员关系来衡量期刊邻近性。关于交叉任职网络的另一种观点是，它有助于识别学术共同体（通常被称为“无形学院”）以及学术精英。这涉及担任多个编委职位或占据核心

在网络中的位置，进而使他们对编辑决策拥有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Baccini等人 [2020] 发现，期刊的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与期刊的共被引网络和交错作者网络均具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交叠编委网络中研究期刊社群，可以获得与考察另外两个网络中的社群相似的结果。IE框架已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NA）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除前文提到的经济学外，这些领域还包括统计学 [Baccini等人、 2009], 信息与图书馆学[Baccini和 Barabesi，2011，Liwei和Chunlin，2015，Ni 和 Ding、 2010], 金融学 [Andrikopoulos 和 Economou、2015], 知识管理和智力资本领域 [Teixeira 和 Oliveira、 2018],传播学[Goyanes 和 De-Marcos、 2020], 旅游学 [Lockstone-Binney等人， 2021]。这些研究为了解特定领域或研究方向内期刊的聚类情况，以及编辑守门机制的底层结构，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近年来，交叠编委网络也被用于研究肿瘤学中共同编辑网络的地理分布，揭示出一种核心—边缘地理结构 [Csomós 和 Lengyel， 2022]。

3 数据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研究一个数据库，更新并丰富我们对经济学期刊编委会构成的认识。该数据库收录了2019年有活跃编委会的《EconLit》索引期刊，共计1,516种。《EconLit》由美国经济学会（AEA）出版，为主要的经济学相关科学文献提供书目覆盖，是全球经济学文献领域的主要参考来源。期刊列表于2019年4月从AEA网站编制而成（https: //web.archive.org/web/20190716024210/https://www.aeaweb.org/econlit/journal_list.php）。
编委会成员的数据直接收集自各期刊的网站。对于每位成员，我们手动录入了以下数据：名和姓、职务、期刊名称，以及其是否声明隶属关系。所有信息均经过人工标准化。对于名和姓，我们先基于字符串相似性进行自动消歧，再进行人工标准化。

最终数据库收集了有关 60,638 个席位的数据，这些席位分为 477 种不同角色，由 44,460 位学者担任。每期期刊的平均席位数为 40 个，每位学者平均担任 1.36 个席位，即平均参与率为 1.36。

与某一所属机构相关的席位共有 53,964 个；其中 1,406 个席位由具有多重隶属机构的学者担任；为简化分析，在这些情况下，仅考虑第一个隶属机构，即期刊网站上列出的第一个机构。
在6,674个由6,179位学者担任的席位中，无法获得所属机构信息；它们分别占席位和学者总数的11%和13.9%。所属机构共有6,081个。通过使用GoogleMaps文本搜索API并手动清理错误归因，将每个不同的所属机构与一个国家相关联。通过这种方式，53,700个所属机构（占总数的96.8%）与142个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关联。

研究人员的性别是通过一个基于 **genderize.io** 软件包的算法判定的，该算法同时考虑成员姓名和其隶属关系所在国家，以纳入姓名与性别关联中的地理差异（例如，“Andrea”这一姓名在意大利主要归为男性，而在英语国家则主要归为女性）。由于无法获得自我报告的性别数据，性别按二元尺度（男性–女性）进行编码。对于样本中代表的、且不以异性恋规范的二元性别认同自身的所有人，我们深表歉意，并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拥有更多资源，单独联系相关人员，以报告其自我认同的数据。我们已能够为39,761名个人判定性别（占总数的89.4%）。

该分析要求识别期刊的编辑负责人，即在期刊中具有最高编辑级别的学者。由于每本期刊对职务的分类方式不同，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统一的分类方法，以识别我们今后将称为“编辑负责人”的个人。为此，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程序。第一种程序较为简单，即将被期刊列为主编、联合主编、副主编或共同主编的学者视为编辑负责人。通过这一程序，在687本期刊中识别出981名编辑负责人，占数据库中1,516本期刊的45.28%。对于其余期刊，则采用了第二种更为复杂的程序。该程序直接识别那些被赋予编辑、联合编辑、主任等通用名称的期刊编辑负责人。在这些情况下，通过考察其在编委会成员名单中的层级位置（位于首位或末位）来识别编辑负责人。在少数期刊中，编辑领导职能似乎由三名以上的学者共同承担，他们被列在比编委会其他成员更高的层级位置。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也决定保留相关信息，并将这些小型群体归类为编辑负责人。总计识别出2,893名编辑负责人，分布于1,448本（95.45%）期刊中。每本期刊平均有2名编辑负责人。

表1报告了最终数据集的主要定量特征。

表1：2019年经济学期刊的编委会：数据描述

要素	n.
期刊	1,516
编委会席位	60,638
不同的学者	44,460
不同的女性学者	13,282
不同的隶属关系	6,081
不同的国家	142
不同角色	477
无隶属关系的席位	6,674
未标注国家的席位	8,416
性别不明的席位	5,603
不同的编辑负责人	2,893
不同的女性编辑负责人	705
不同的编辑领导席位	3,010

至于研究问题，该数据集首先被用于探究经济学期刊编委会的构成，以检验其在地理隶属关系、机构隶属关系和性别方面的同质化程度。该构成与 RePEc 登记的经济学家群体数据进行比较 [2023]。

第二个研究问题涉及期刊之间的社会与思想相似性。更具体地说，我们要探讨是否能够衡量期刊两两之间的社会相似性，以及这种相似性是否有助于识别相对相似的期刊簇。为此，我们采用网络分析方法，重点关注以交叉任职（交叉任职）形式呈现的期刊间关系。正如第 2 节所述，交叉任职的基本单位是同时在不同期刊担任多个席位的学者。对交叉任职的描述性分析使我们能够探讨声望和编辑权力的概念。我们通过计算每对期刊之间共享编委会成员的数量来衡量其相似性，以此探究期刊间的社会与思想相似性，方法与Baccini等人 [2020]相同。

构建并比较了三个不同的相似性网络：完整的交叉任职网络、由至少担任过一个编辑领导职位的学者构成的交叉任职网络，以及由担任多个席位但从未担任编辑负责人的学者构成的交叉任职网络。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验证：当期刊之间的连边由拥有不同编辑权力的学者生成时，相似性网络的结构及其中的期刊集群是否保持稳定。

最后一个描述性研究问题关注完整交叉任职网络中最核心的期刊和编辑。找出交叉任职网络中最核心的期刊和编辑，有助于识别最具影响力的编辑守门人。这些中心节点通常对塑造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们掌握编辑权力，并与广泛的学者和期刊相连。本分析也从性别视角展开，考察由女性学者构成的网络。通过识别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守门人，可以深入了解影响力的分布，并有望解决学术出版中的多样性、包容性和权力集中问题。

所有这些步骤使我们能够识别谁是经济学守门人，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检测与职务和性别相关的差异，从而全面回答本研究所探讨的根本问题。

网络分析和可视化使用 PAJEK（5.14版）和 GEPHI（0.9.5版）完成。

4 地理分布

表2列出了编委会成员和编辑负责人所属机构中代表性最高的10个国家。对于所有编辑职务，按国家计算的百分比基于可确定国家归属的51,608个席位，占席位总数的85.1%。同样，对于编辑负责人，按国家计算的百分比基于可确定国家归属的2,480个席位，占编辑领导席位总数的82.5%。

美国是代表性最高的国家，占所有席位的33.6%，占编辑领导席位的35.4%。英国远远落后，分别占9.2%和9.1%。在排名前10的国家中，只有被归类为受西方国家影响或属于西方国家的国家入选。此外，代表性最高的五个国家合计占据多数席位，占所有编辑席位的54.8%，占编辑领导席位的57.9%。尽管有142个国家在某一期刊编委会中至少拥有一个席位，但只有81个国家（约43%）至少拥有一个编辑领导席位。

表2：编辑委员会席位。代表人数最多的10个国家。

所有编辑职务			编辑负责人		
国家	**总数**	**百分比**	**国家**	**总数**	**百分比**
美国	17329	33.6	美国	879	35.4
英国	4737	9.2	英国	225	9.1
意大利	2154	4.2	德国	141	5.7
法国	2057	4.0	意大利	96	3.9
加拿大	2007	3.9	加拿大	94	3.8
德国	1899	3.7	西班牙	72	2.9
西班牙	1750	3.4	澳大利亚	67	2.7
澳大利亚	1653	3.2	法国	66	2.7
土耳其	1254	2.4	荷兰	58	2.3
荷兰	911	1.8	日本	48	1.9

这些结果可以与经济学家的实际地理分布数据进行比较，以确定编辑职务成员与经济学家整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最容易获取的数据来自 RePEc [2023], , 该平台收集了2023年经济学家的数据。与我们的数据库相差三年，时间间隔足够短，因此可以假定这段时间内经济学家的国家分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将表2中编辑席位的地理分布与表3中在 RePEc 注册的经济学家的国家隶属关系进行比较 [2023] 后可见，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和荷兰在经济学期刊编委会中的代表性过高。其他所有国家的代表性则不足。尤其是，在 RePEc 中代表性最高的前10个国家中，俄罗斯排名第8，中国排名第10。考察编委会的地理分布时，中国在所有编辑职务中排名第12，拥有796个席位；在编辑负责人中排名第24，拥有20个席位。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所有编辑职务中排名第38，拥有242个席位；在编辑负责人中排名第29，拥有13个席位。

表3：RePEc 中代表人数最多的 16 个国家（2023年）。

国家	**总数**	**百分比**	**国家**	**总数**	**百分比**
美国	11966	20.8	澳大利亚	1543	2.7
英国	3820	6.7	中国	1399	2.4
法国	3724	6.5	日本	1195	2.1
德国	3520	6.1	荷兰	1152	2.0
意大利	3352	5.8	罗马尼亚	1149	2.0
西班牙	2450	4.3	印度	1147	2.0
加拿大	1692	2.9	瑞士	1040	1.8
俄罗斯	1578	2.7	土耳其	892	1.5

至于每期期刊董事会的国家构成，通过计算董事会中各代表国家所占席位的比例，构建了一项集中度指标。当某一国家占据总席位或编辑负责人席位的至少50%时，该期刊被定义为“地理多样性高度集中”。表4报告了在地理多样性方面高度集中的期刊数量及百分比。

考察所有编辑职务时，504 种期刊（占总数的 33%）呈现出较高程度的地域多样性集中，即有相当数量的成员隶属于同一个国家。其中，273 种期刊与美国相关，23 种与土耳其相关，22 种与西班牙相关，17 种与法国相关，16 种与意大利相关，14 种与德国相关，只有 12 种与英国相关。这些期刊可视为以国家为基础的期刊，其存在影响了编委会中代表人数最多的国家排名，如表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有 12 种期刊的所有编委会成员都隶属于同一个国家。其中 3 种来自美国（*American Economist*、*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Review*、*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

仅考察编辑领导席位时，967 种期刊（占总数的 64%）在地域多样性方面高度集中。表4显示，在860种期刊中，编辑负责人来自单一国家。分别来看，每种期刊中编辑负责人占比超过 50% 的国家仍然是美国（322 种期刊）、英国（75 种）、德国（40 种）、意大利（36 种）、西班牙（32 种）和法国（29 种）。

表4：编辑委员会席位。地理多样性高度集中的期刊。

	所有编辑职务		编辑负责人	
范围	期刊数量	% 期刊	期刊数量	% 期刊
50%-59%	162	11.75	9	0.59
60%-69%	120	8.71	47	3.10
70%-79%	103	7.47	36	2.37
80%-89%	71	5.15	12	0.79
90%-99%	36	2.66	3	0.20
=100%	12	0.87	860	56.73

对经济学期刊编辑席位地理分布的分析显示，隶属于美国的学者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作为编委会成员还是编辑负责人，均是如此。无论是综合考察所有期刊，还是分析各个期刊的编委会，这种主导地位都成立。此外，与隶属于美国的经济学作者人数相比，美国学者在编委会中的占比明显更高。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中国在编委会中的代表性低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学作者人数所显示的水平。这些结果证实，截至2019年，美国仍是经济学领域领先的科学强国，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则明显落后于美国。

5 机构分布

将关注点转向机构层面，我们可以判断某些大学或研究中心在经济学期刊编委会中的代表性是否高于其他机构，并评估其集中程度。表 5 列出了经济学期刊编委会中代表性最高的十家机构。在本例中，各机构的百分比是根据可归属隶属关系的 53,964 个席位（占总数的 89%）计算得出的。同样，编辑领导席位的百分比是根据具有所属机构信息的 2,580 个编辑领导席位总数（占 14.2%）计算得出的。
表 5 显示，在所有编辑职务和编辑领导席位中，代表人数最多的机构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不过，由于在所属机构标准化过程中难以统一确定学者隶属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哪个校区，这一结果有所夸大。附录中的表 A1 列出了期刊网站所报告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及其各校区的隶属关系。无论如何，代表人数最多的机构大多位于美国。在所有编辑职务中，只有两个例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在编辑负责人中，位于美国以外且跻身前 10 名的只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在这种情况下，与编辑负责人相比，所有编辑职务的隶属关系多样性也更高：总席位中代表了6,081个不同的机构，而编辑负责人仅隶属于1,036个机构（17%）。此外，与编辑负责人相比，所有编辑职务的集中度略低：排名前10的机构合计占所有编辑职务总席位的8.2%，占编辑负责人席位的11.7%。

与编辑领导席位相比，所有编辑职务的较低集中度在以单期期刊为单位进行分析时得到了证实。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计算每家期刊编委会中各机构所占席位数占该期刊编委会席位总数的比例，来确定各期刊的机构集中度。如果某一期刊至少有50%的编辑委员会席位由来自同一机构的成员占据，则认为该期刊“机构多样性高度集中”。表6报告了机构多样性高度集中的期刊数量及百分比。在1,516种期刊中，只有30种（2%）表现出成员高度隶属于同一机构的集中现象。这些机构中没有一家属于表5所列代表性最强的前10家机构。只有3种期刊的所有编辑成员都来自同一机构：来自科廷大学（澳大利亚）的*EconomicOutlook*、来自巴林大学（巴林）的*Journal ofIslamic Economics, Banking and Finance*，以及来自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匈牙利）的*Strategic Finance*。

聚焦编辑领导席位，共有 801 种高度集中的期刊（占总数的 52.8%），其中 781 种期刊呈现极端集中，编辑负责人均来自同一家机构。在这些极端集中的期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家机构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15 种期刊）、博洛尼亚大学（7 种）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7 种）。

表5：编辑委员会席位最多的10家机构。（* 有关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数据，请参阅附录。）

所有编辑职务			编辑负责人		
机构	总数	百分比。	机构	总数	百分比。
加利福尼亚大学*	1091	1.32	加利福尼亚大学*	46	1.78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566	1.05	宾夕法尼亚大学	29	1.12
宾夕法尼亚大学	500	0.93	MIT	29	1.12
哈佛大学	478	0.89	芝加哥大学	26	1.01
哥伦比亚大学	412	0.76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4	0.93
纽约大学	384	0.71	哈佛大学	24	0.93
密歇根州立大学	381	0.71	西北大学	22	0.85
牛津大学	345	0.64	华盛顿大学	21	0.81
斯坦福大学	337	0.62	斯坦福大学	21	0.81
华盛顿大学	329	0.61	耶鲁大学	20	0.78
			纽约大学	20	0.78
			哥伦比亚大学	20	0.78

Ta表 6：编辑委员会中的席位。机构多样性高度集中的期刊 .

	所有编辑职务		编辑负责人	
范围	期刊数量	百分比	期刊数量	百分比
50%-59%	12	0.79	4	0.26
60%-69%	6	0.40	10	0.66
70%-79%	3	0.20	6	0.40
80%-89%	2	0.13	0	0.00
90%–99%	4	0.26	0	0.00
=100%	3	0.20	781	51.52

因此，可以说，很难在经济学期刊的编委会中发现任何特定机构的“霸权”。相反，美国各大学以及部分英国大学的代表性相当广泛。

6 性别构成

对经济学期刊编委会性别构成的分析，需要先作简要背景说明。总体而言，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代表性不足，且学术职位越高，差距越为显著。正如 Lundberg 和 Stearns [2019]，所记录的那样，经济学领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不再由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女性代表性增长的势头已经停滞。自 21 世纪初以来，女性助理教授和博士生的比例一直相对稳定，约为 25%。相比之下，女性在资深职位中的比例虽有所上升，但截至 2017 年仍仅接近 14%。因此，女性在该职业中初级职位与高级职位之间的差异被称为一种“玻璃天花板”。此处使用的数据库使我们能够探究这种垂直性别隔离是否体现在编委会的构成中。

能够确定性别信息的学者占据了 55,035 个席位，占可用席位总数的 90.76%。在编辑负责人中，2,781 人的性别信息已确定，占 92.5%。如表 7 所示，女性约占可用席位总数和编辑领导席位的 25%，男性则占剩余的 75%。乍看之下，不能说存在垂直隔离：女性在编委会或编辑负责人中的代表性不足，只是因为她们在该职业中的人数较少。

表7：编辑委员会席位。性别构成。

	所有编辑职务		编辑负责人	
性别	总数	百分比	总数	百分比
女性	13282	24.13	705	25.35
Male	41753	75.87	2076	74.65

然而，可能存在女性在某些领域或期刊中占比更高的“水平隔离”。为检验这一假设，分别分析每本期刊的编委会性别构成。一份期刊

如果一个编委会中男性占据的席位超过50%，则可认为其具有“男性席位占比较高”的特征。表8报告了编委会男性占比较高的期刊数量及百分比：共有1,322种期刊，即87%的经济学期刊，其编委会中男性占比较高。此外，如果将阈值设定为75%的男性占比，则有725种期刊（47.8%）超过这一阈值。表9列出了编委会中女性比例最高的10种期刊，其中3种期刊专注于性别或女性主义主题。

就编辑领导席位而言，有974种期刊（占经济学期刊的64.2%）至少有50%的编辑领导席位由男性担任。其中，873种期刊（57.6%）的编辑领导席位有超过75%由男性担任，836种期刊（55%）的编辑领导席位则全部由男性担任。相比之下，只有262种期刊（17%）的编辑领导席位有超过50%由女性担任；其中，235种期刊（15.5%）的编辑领导席位全部由女性担任。

表8：编辑委员会席位。男性占比较高的期刊。

	所有编辑职务		编辑负责人	
范围	期刊数量	期刊占比	期刊数量	期刊占比
50%-59%	122	8.05	15	0.99
60%-69%	268	17.68	51	3.37
70%-79%	426	28.10	54	3.56
80%-89%	357	23.55	15	0.99
90%-99%	114	7.52	3	0.20
= 100%	35	2.31	836	55.15

表9：编辑委员会席位。女性占比最高的10种期刊。

	所有编辑职务	
期刊名称	女性占比	编辑席位
女性主义经济学	81.91	94
货币政策与经济	77.78	18
印度性别研究期刊	76.00	25
《印第安纳商业评论》	75.00	4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8.75	16
《国际商务与全球经济》	66.67	24
《宾夕法尼亚经济评论》	66.67	6
《经济学文献杂志》	64.71	34
《家庭规划研究》	64.29	28
《欧洲经济一体化聚焦》	62.50	16

总而言之，女性在经济学期刊编委会中的总体存在，无论是就所有编委会而言，还是就编辑负责人而言，都与学术职位中观察到的情况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均约占席位总数的25%。然而，女性在某些期刊中的占比高于其他期刊：在47%的期刊编委会和57.6%的编辑负责人席位中，女性占比低于25%。这些结果表明，与学术职位不同，女性在某些编委会中并不存在“垂直隔离”或“玻璃天花板”，而是存在“水平隔离”。在这种情况下，水平隔离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某些主题更集中于女性，或者只有少数期刊在选拔其编委会成员时关注性别平衡。下一节将检验这一最后的假设。

7 交叉任职编辑网络

到目前为止，分析单位一直是编辑委员会席位。然而，一位学者可以同时担任多个席位。事实上，编委会的构成会影响期刊的声望。因此，期刊会任命“著名”或“有影响力”的学者，以提升其声誉并吸引“最佳”的 [Baccini 和 Barabesi, 2010]。反过来，声誉卓著的期刊的编辑拥有很大的权力 [Faria, 2005]。因此，学者往往会接受不同编委会中的多个职务

图 1 展示了根据学者所占席位数量对其分布进行的描述性分析。若考虑所有编辑职务，约 79% 的学者仅占据一个席位。其余 9,520 名学者（21.4%）占据多个席位，单个学者最多占据 24 个席位。然而，对于编辑负责人，只有 110 名学者（3.7%）占据多个席位，同一名学者最多占据 4 个席位。

个人。此外，女性往往同时担任较少的席位。在所有编辑职务中，只有17.6%的女性（10,424人中的1,837人）担任一个以上的席位，单人最多担任13个席位。在编辑负责人中，性别之间的分布相当相似，同样有3.5%的女性学者（681人中的24人）担任一个以上的编辑领导席位，单人最多担任3个编辑领导席位。

总而言之，确实有一些“杰出”或“享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担任多个编委会的成员，但很少有学者在多份期刊中担任编辑负责人。这表明，编辑负责人掌握着真正的编辑权力，并且承担着繁重的编辑工作，这使得学者难以在不止一份期刊中担任编辑负责人。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担任多份期刊编委会成员的学者——其中以男性为主——而言，编委会成员这一角色可能只是荣誉性的。反过来，成为编委会成员似乎能够提升期刊的声望，而不仅仅是赋予该编委会成员以实际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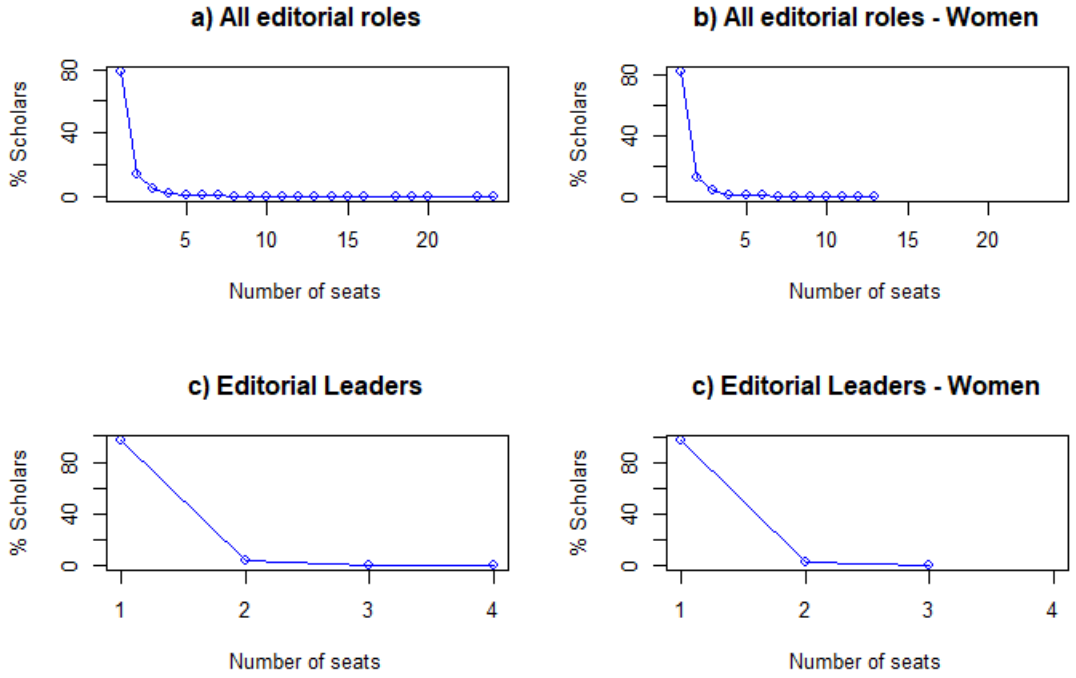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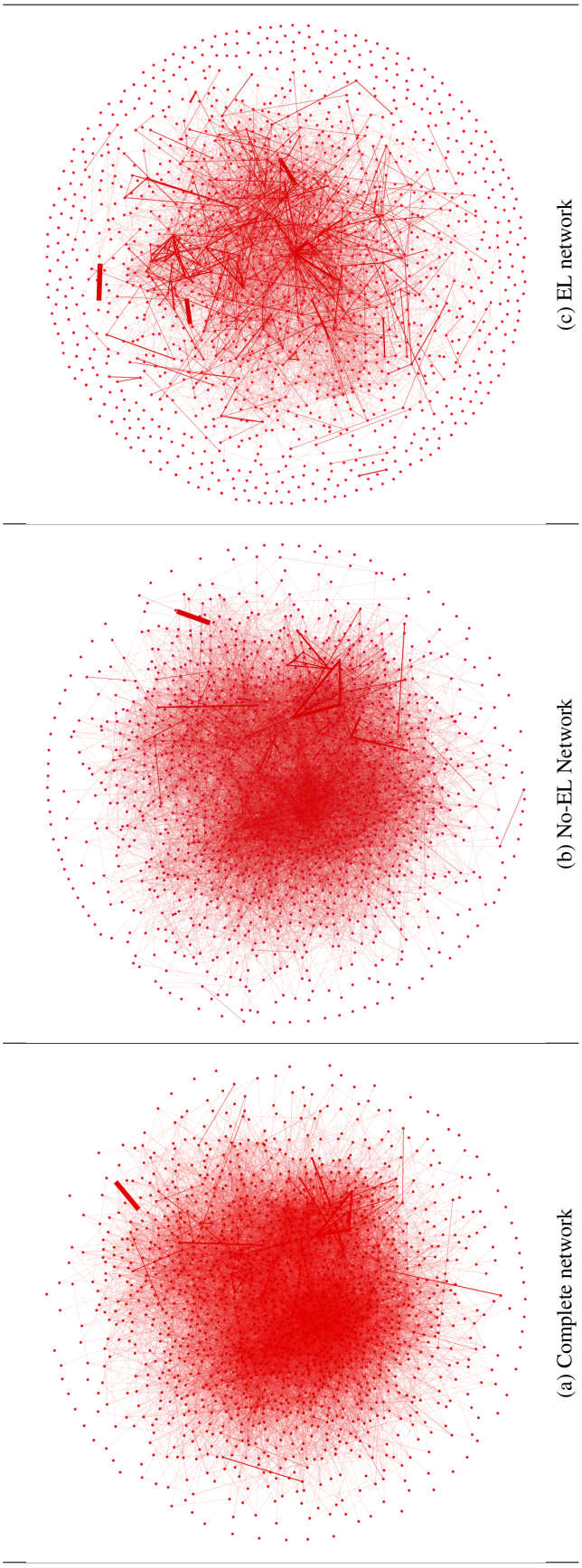
图 1：分布　　根据学者在经济学期刊编委会中担任的席位数量　　.

7.1 期刊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中的社会与思想相似性

前文提到的差异——一方面是具有影响力的编辑负责人，另一方面是担任多个编委会成员的知名学者——表明有必要分析他们所构建的网络是否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一般而言，可以采用交叉任职编辑网络方法，探究学者同时在多个编委会任职所形成的网络具有哪些不同的结构属性。交叉任职编辑网络是一种二分网络，包含两组节点：编委会成员和期刊；边则将成员与其任职的期刊连接起来。具体而言，本文构建了三个交叉任职编辑网络。第一个（“完整网络”）是标准的交叉任职编辑网络，纳入期刊编委会中的所有编辑，不论其职务如何。第二个由不担任编辑领导职位的学者构成（“无EL网络”）。第三个则由至少担任一个编辑领导职位的学者组成（“EL 网络”）。

探索性分析聚焦于三个交叠编委网络中的期刊投影单模网络：如果两个代表期刊的节点在编委会中至少有一位共同学者，就用一条边将它们连接起来。边的权重由共同学者的数量表示。图2使用 GEPHI [Bastian 等人提出的 Fruchterman-Reingold 算法呈现了这三个网络， 2009]。

表10显示，完整网络的连接性和密集程度最高，而 EL 网络的连接性和密集程度最低。此外，连接权重的分布，即期刊之间共同编辑人数的分布



(a) Complete network (b) No-EL Network (c) EL network

Figure 2: The interlocking editorship networks. A link between two nodes indicates that two journals share at least one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s. The size of the edge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common scholars. The Complete network is built by considering all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the No-EL network is generated by the subset of scholars who do not hold an editorial leader position; the EL Network is generated by scholars who hold at least one editorial leader position.

表10：期刊交叠编委网络的基本统计数据。

	完整网络	无EL网络	EL 网络
期刊数量	1,516	1,516	1,516
期刊间连线数量	20,321	15,995	6,149
线的最低值	1	1	1
线的最高值	173	169	17
值为 =1的链接数量	15,904 (78.26%)	12,801 (80.03%)	5,444 (88.53%)
链接数量为 =2	2,655 (13.06%)	1,966 (12.29%)	504 (8.19%)
链接数量为 >2	1,762 (8.68%)	1,228 (7.68%)	201 (3.23%)
密度	0.017	0.013	0.005
平均度数	26.81	21.10	8.11
中介中心化	0.043	0.043	0.051
弱连通分量数量	50	74	372
最大分量中的期刊数量	1,467 (96.77%)	1,442 (95.11%)	1,103 (72.75%)
孤立期刊	46 (3.03%)	69 (4.55%)	314 (20.71%)

期刊对，在完整网络中数值最高，在无EL网络中居中，在 EL 网络中最低。权重为 1 的总连接比例，即一对期刊仅共享一名编委成员的比例，在完整网络中为 78.26%，在无EL网络中为 80.03%，在 EL 网络中为 88.53%。三个网络中的连接最高值分别为 173、169 和 17。网络中介中心性集中度的数值相当接近，但第三种情况下略高，这表明 EL 网络中存在更多核心行动者。

完整网络和无EL网络的碎片化程度低于EL网络。EL网络由372个弱连通分量组成，而无EL网络和完整网络分别有74个和50个。此外，EL网络的最大连通分量比另外两个网络都小，其中仅包含72.75%的期刊，而无EL网络和完整网络分别为95.11%和96.77%。最后，在完整网络中，孤立期刊（即没有任何共同编委与其他期刊相连的期刊）仅有46种（3.03%）；而无EL网络中有69种（4.55%），EL网络中则有314种（20%）。

迄今分析的三个网络各有不同特征，这表明编辑负责人参与交叉任职编辑网络形成的程度不一。编辑负责人可能拥有更大的编辑权力，工作负担也更重，因此更难同时在多个编委会任职。这或许解释了 EL 网络密度较低、碎片化程度较高的现象。不过，也不能排除编辑负责人通过引导编委会其他成员的遴选来行使编辑权力。
这三个IE网络的这些不同结构属性表明，有必要探讨这三个网络在整体上是否也存在差异，以及它们是否由不同的期刊社群组成。更准确地说，这三个IE分别具有不同的底层社会结构，分别由所有编委会成员、非EL成员和EL构成。问题在于，这些社会结构在整体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它们是否形成了不同的期刊集群。

为此，按照 Baccini等人 [2020] 的方法，计算三个网络中期刊两两之间的 Jaccard相似度。更具体地说，如果 A_i 和 A_j 分别表示第 i 和第 j 期期刊的编委会成员集合，则 Jaccard系数定义为

$$J_{ij} = \frac{|A_i \cap A_j|}{|A_i \cup A_j|}, \tag{1}$$

其中，$|\cdot|$ 表示集合的基数。显然，$0 \leq J_{ij} \leq 1$。因此，两个期刊之间的相似度与它们共享的编委会成员数量成正比：当两个期刊拥有完全相同的编辑集合，即当 $A_i = A_j$时，最大相似度 $J_{ij} = 1$ 达到。相反，当两个期刊没有共同编辑，即当 $A_i \cap A_j = \emptyset$时，实现最小相似度 $J_{ij} = 0$。在完整网络中，通过考虑所有编委会成员来计算相似度。在另外两个网络中，分别通过考虑适当的编辑集合 No-EL 和 EL 来计算 Jaccard 相似度。

期刊之间的相似性通过三种不同的相似性网络来组织。为了推测这些网络之间的整体差异，可以计算 Székely 等人建议的广义距离相关性 [2007]。其取值范围为 $[0, 1]$。接近零的值表示一对网络之间不存在关联或关联极弱；值越大表示关联越强。距离相关性是在 R 计算环境 [R Core Team, 2013] 中使用 **energy** 包的 dcor 函数计算的。

表11报告了三个网络的三种相似性矩阵之间的广义距离相关性。广义距离相关性可用于检验：根据不同学者集合所产生的联系构建网络时，获得的信息是否发生变化。距离相关性的值非常高，高于0.9，这表明三个网络之间的距离非常小。换言之，使用不同学者集合构建的三个网络具有非常相似的结构，并传达了关于经济学期刊之间联系的相同信息。

表1：地理分布。网络之间的广义距离相关性 期刊的。

	C完整网络	**无EL网络**	**EL 网络**
完整网络	1	0.999	0.936
无EL网络		1	0.926
EL 网络			1

事实上，完整网络包含无EL网络和 EL 网络的结构。因此，可以使用Székely 和 Rizzo 提出的偏距离相关 [2014]来衡量这两个网络对完整网络的贡献。通过去除另一个网络的影响，它衡量了完整网络的相似矩阵与另外两个网络之一之间的关联程度。偏距离相关性在R计算环境 [R CoreTeam, 2013] 中进行评估，使用了 **energy** 软件包中的 pdcor。去除 EL网络的影响后，完整网络与无EL网络之间计算得到的偏距离相关性为 0.987；而去除无EL网络的影响后，完整网络与 EL 网络之间的偏距离相关性为 0.776。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无EL网络对完整网络的贡献大于 EL 网络。

为佐证这些结果，我们对围绕这三个网络的社群或簇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使用基于模块度的 Louvain 算法 [Blondel 等人， 2008]和 Leiden 算法 [Traag 等人， 2019] 来搜寻社群；这两种算法均可在 R 计算环境 [R Core Team， 2013] 的软件包 **igraph** 中使用。表 12 报告了使用这两种算法检测到的簇数量、模块度值和质量。模块度和质量通过比较社群内部边的相对密度与不同社群之间边的相对密度，来衡量一个网络被有效划分为不同社群的程度。模块度和质量的取值范围为 $[-1, 1]$。值为 -1 表示社群内部的节点之间没有连接边，而值为 1 表示网络的所有边都位于社群内部，且社群之间不存在边。使用其中一种或另一种算法检测到的社群数量几乎相同。更准确地说，为衡量通过这两种算法检测到的社群之间的关联，计算了 Rand 指数 [Rand， 1971]，并将结果报告在表 12 的最后一列中。这些值非常接近最大值 1，表明两种算法产生的结果几乎相同。

表 12：Com 群体 以及交叉任职编辑中的模块度数值 辑网络中的经济学期刊。

	Louvain 算法		**Leiden 算法**		**Rand**
网络	**簇数量**	**模块度**	**簇数量**	**质量**	**指数**
完整网络	65	0.51	68	0.52	0.94
无EL网络	89	0.52	92	0.53	0.94
EL 网络	394	0.68	392	0.68	0.96

不出所料，与另外两个网络相比，密度较低的EL网络中的社群数量要多得多。EL网络的模块度/质量值也高于完整网络和无EL网络：尽管如此，在这三个网络中，社群内节点之间的连接都比不同社群节点之间的连接更密集。这些结果表明，这三个网络可以划分为若干期刊集群，集群内期刊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相似性 [Baccini等人， 2020]。

现在的问题是，验证在三个网络中识别出的期刊社群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我们再次使用 Rand 指数，对采用两种不同算法在三个网络中得到的社群进行比较，结果见表13。这些数值表明，三个网络中得到的社群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

表13：使用Louvain 和 Leiden算法在经济学期刊网络中检测到的社群之间关联的 Rand 指数值。

	Louvain 算法		
	完整网络	**无EL网络**	**EL 网络**
完整网络	1	0.91	0.89
No EL 网络		1	0.89
EL网络			1
	Leiden 算法		
	完整网络	**无EL网络**	**EL 网络**
完整网络	1	0.93	0.88
No EL 网络		1	0.89
EL网络			1

总之，对三个期刊网络的比较表明，EL 网络比其他网络更加碎片化，但这三个网络都呈现出高度相关的结构。此外，这三个网络都可以划分为彼此高度相关的社群。这些结果表明，无论担任何种角色，编委会成员在期刊之间形成的连接都相似，但强度各不相同。担任编辑负责人的学者可能由于职位所需的工作量较大，往往参与较少的期刊，因此对期刊间连接的贡献也较小。不过，他们所建立的连接在结构上与其他编委会成员建立的数量更多的连接相似。

网络结构与社群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每个编委会内部显著的社会同质性来解释：事实上，当考察担任不同职务的成员时，他们往往会在期刊之间形成相似的连接，从而产生相似的社群。这表明，成对期刊之间的联系往往是冗余的，既由编辑负责人建立，也由编委会的其他成员建立。

尽管期刊社群是根据社会相似性来恰当地定义的，但可以认为，社会相似性与学术相似性相伴而生，正如Baccini等人 [2020] 在2006年针对经济学期刊所记录的那样。可以推测，经济学期刊的编辑负责人在定义网络结构方面发挥着间接作用：他们通过选择与自身在社会和学术上“相似”的学者担任编委会成员来行使权力；这些学者有时间参与多个编委会，并通过强化或创建与其他期刊之间的新联系来发挥作用。正如先前研究所记录的那样 [Baccini，2009；Baccini和Barabesi，2010；Baccini等人， 2020] 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中识别出的不同社群，不仅汇聚了经济学的不同领域，也汇聚了高度专业化期刊群体，或共享经济学共同方法论的期刊群体。要使社会同质性和学术同质性这一概念具有阐释性内容，就需要对所识别社群的主要特征进行细致分析，而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7.2 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中最核心的期刊

完整网络可用于突出最核心的期刊，如前文所述，这对于潜在识别最具影响力的守门人至关重要。为此，计算了节点中心性的三项标准度量：度数、中介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这三种度量生成了三个高度相关的期刊排名：All度数排名与接近中心性排名之间的相关性最高（0.92），度数排名与中介中心性排名之间的相关性居中（0.79），而中介中心性排名与接近中心性排名之间的相关性最低（0.77）。因此，为简便起见，本文将重点讨论期刊度数。

图3展示了期刊的度分布，其中，期刊的度表示至少有一名共同编辑与其相连的期刊数量。图3显示，该分布呈右偏态，有15种期刊的度大于100。度的中位数约为4，平均度为26.8。

表14列出了度数最高的前10种期刊。*Economics: The Open-Access, Open-AssessmentE-Journal* 位居第一，与257种其他期刊至少共享一位编辑；其次是《风险与金融管理杂志》，与194种其他期刊相连。

所有这些期刊均被 Scopus 或 Web of Science 收录；其中三本（《新兴市场金融与贸易》、《国际商务研究杂志》、《管理科学》）在 Scopus 期刊排名中也位居前列。我们只能推测，这些期刊的编委会组成或许受到某种“策略”的指引，旨在通过遴选“享有声望”的成员来提升声望，即遴选已在其他编委会任职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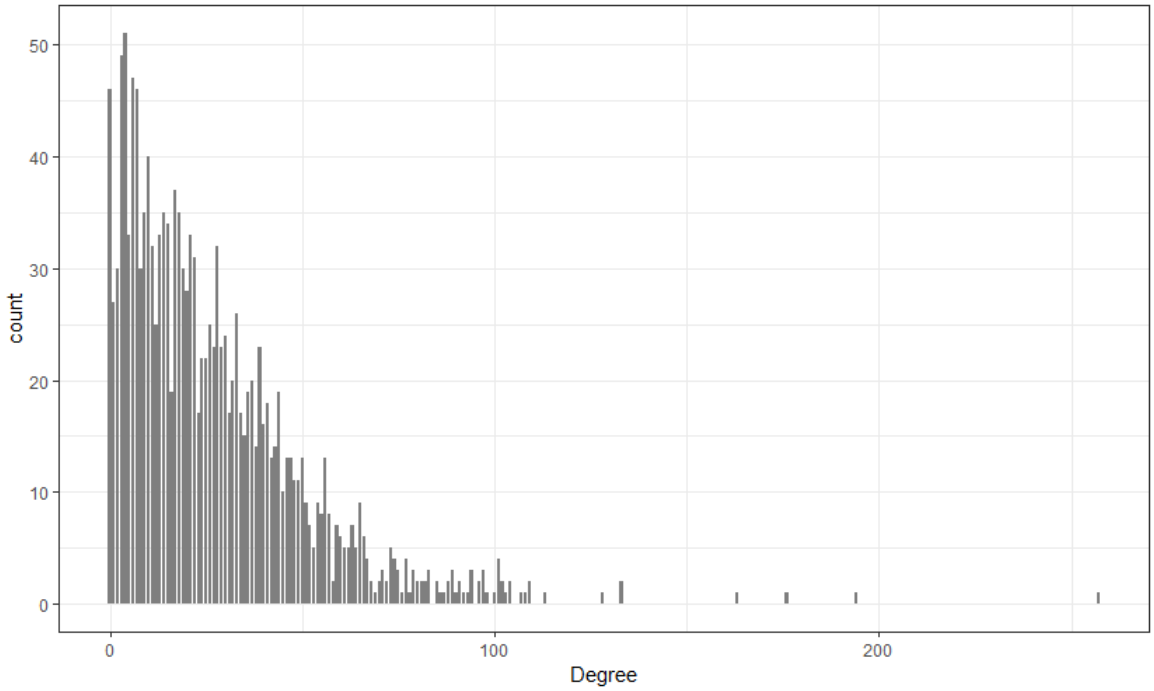


图3：Distr　经济学期刊在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中的度数分布。

表14：度数最高的经济学期刊。

期刊名称	度	排名 度数
Economics: The Open-Access, Open-Assessment E-Journal	257	1
《风险与金融管理杂志》	194	2
Panoeconomicus	176	3
《新兴市场金融与贸易》	163	4
《国际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133	5
《管理科学》	133	5
《太平洋经济评论》	128	7
《国际商务研究杂志》	113	8
《国际经济评论》	109	9
结构变迁与经济动态	109	9

仅考察女性学者构成的期刊网络时，呈现出另一种情形。回顾第 6 节，女性占可用席位总数的 25%，且她们同时担任的席位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各种中心性指标对期刊进行的排名同样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均超过 0.8）。度分布仍呈右偏，但如图 4 所示，最大度数明显较低。平均度降至 5，意味着平均而言，每份期刊与另外五份期刊相连；285 份期刊（20%）处于孤立状态。

表15列出了女性构建的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中最核心的期刊。十种期刊中，只有三种也位列完整网络的核心期刊：《管理科学》、《国际商务研究杂志》和*Panoeconomicus*。其余七种期刊专注于特定的经济学视角或主题，例如女性主义经济学、商业、人类发展或行为经济学。其中一些由优先考虑性别多样性代表性的学术团体出版，包括美国经济学会出版的《经济学文献杂志》，以及意大利经济学会的期刊《意大利经济学杂志》。

这些发现验证了此前的观察：由于被选入编委会的经济学“高声望学者”主要是男性，女性往往同时担任的席位较少。这进一步凸显了女性之间某种“水平隔离”的存在，导致她们集中于特定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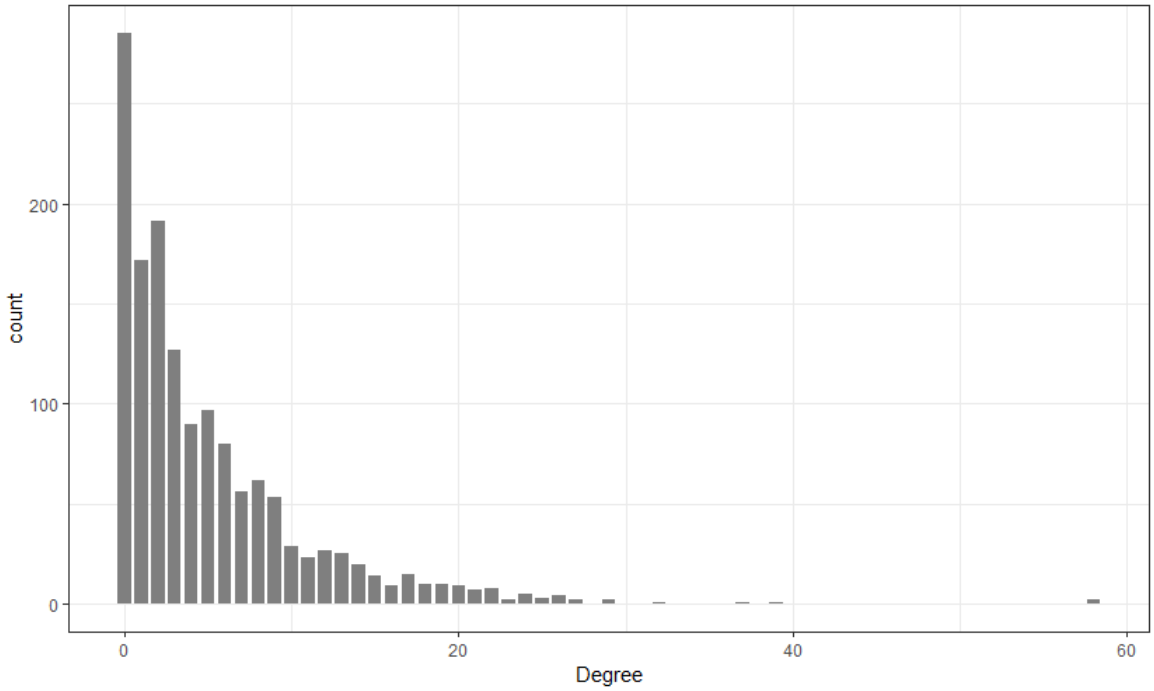


图4：仅考虑女性学者构建的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中，经济学期刊按其度数的分布。

表15：仅考虑女性学者构建的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中度数最高的经济学期刊

期刊名称	学位	排名 度数
《管理科学》	58	1
女性主义经济学	58	1
《国际商务研究杂志》	39	3
《商业研究杂志》	37	4
《经济学文献杂志》	32	5
《管理与组织评论》	29	6
《人类发展与能力杂志》	29	6
意大利经济学杂志	27	8
《行为经济学评论》	27	8
Panoeconomicus	26	10

8 编辑领导者：声望还是编辑权力?

迄今为止，人们已经观察到，期刊通过担任多个编委会成员的编辑而形成了高度连接。为了了解创建这些连接的学者是谁，可以使用编辑网络。在这一网络中，节点代表编委会成员，每条边的权重表示两位学者共同任职的编委会数量。通过分析同一人担任多个期刊编委会成员的情况，可以研究学者的“编辑权力”和“学术声望”。为优先考察编辑权力而非学术声望，该网络由至少担任一个期刊主编的学者构建。在这一网络中，最具中心性的学者很可能拥有最大的编辑权力。

由于不同中心性度量之间高度相关，以下评论仅限于最简单的度中心性。图5展示了至少在一本经济学期刊担任编辑负责人的学者的度分布。该分布呈右偏态，其中有197名（6.8%）编辑负责人彼此孤立，316名（11%）仅与另一位编辑负责人相连，而大多数人的连接数不到六个。在最右侧的长尾部分，有21名编辑负责人与超过60名其他编辑负责人相连。表16列出了按度中心性排名前十的编辑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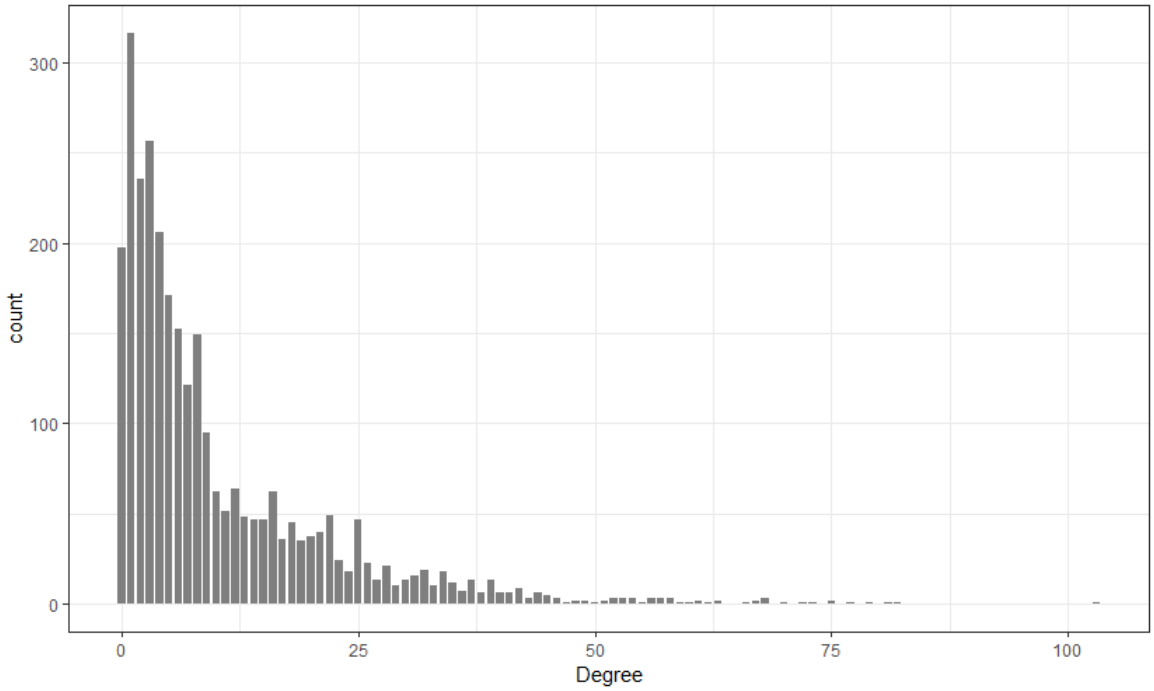


图5：至少在一本经济学期刊担任编辑负责人的学者的度分布。“度”指与其他至少在一本经济学期刊担任编辑负责人的学者之间的链接数量。

表16：度最高的编辑负责人。

Name	度	排名 度
詹姆斯·J.赫克曼	103	1
道格拉斯·J·卡明	82	2
布莱恩·M·卢西	81	3
弗农·L·史密斯	79	4
李根	77	5
塔纳西斯·斯滕戈斯	75	6
Stephen J. Turnovsky	75	6
Menzie David Chinn	73	8
Andrés Rodríguez-Pose	72	9
Oliver E. Williamson	70	10

James J.Heckman位居首位；他担任五大期刊之一，即《政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同时还担任另外12个编委会的成员，其中包括*Economics: TheOpen-Access, Open-AssessmentE-Journal*；该期刊此前在表14中被确定为交叉任职编辑网络中最核心的期刊。排名第二的DouglasJ. Cumming是《公司治理年鉴》的主编，同时还担任另外17个编委会的成员，其中包括《风险与金融管理杂志》（最核心的第二期期刊）和《国际商务研究杂志》（最核心的第八期期刊）。担任《国际经济学与金融评论》主编的Brian M. Lucey，同时还担任另外12个编委会的成员，其中包括《风险与金融管理杂志》、*Panoeconomicus*和《新兴市场金融与贸易》，这些期刊均位列最核心期刊的前十名。其余最核心的编辑负责人均至少担任一家最核心期刊编委会的成员。

这些结果似乎表明，我们所观察到的期刊为提升自身声望而采取的“策略”——选任担任其他期刊编辑负责人的学者作为其编委会成员——不仅赋予这些期刊以中心性，也赋予那些接受邀请加入其编委会的学者以中心性。因此，很难将担任编辑负责人的个人所拥有的编辑权力与其学术声望区分开来。事实上，如果一位学者通过担任某期期刊的编辑负责人而拥有编辑权力，那么，他们可以通过接受其他期刊的邀请、加入这些期刊的编委会来提升个人声望；而这些期刊也正试图通过选任知名学者来增强自身声望。

由于所有最核心的编辑负责人都是男性，因此重点转向由女性编辑负责人生成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由女性编辑负责人形成的网络同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因为女性编辑通常倾向于同时担任较少的席位。图6所示的度分布表明，相当大比例的女性编辑负责人，即32.89%（705人中的224人），与其他女性编辑负责人没有连接。平均度仅为2。表17列出了度数最高的学者。最大度数为14，由Jennifer L. Blouin和Judith Clifton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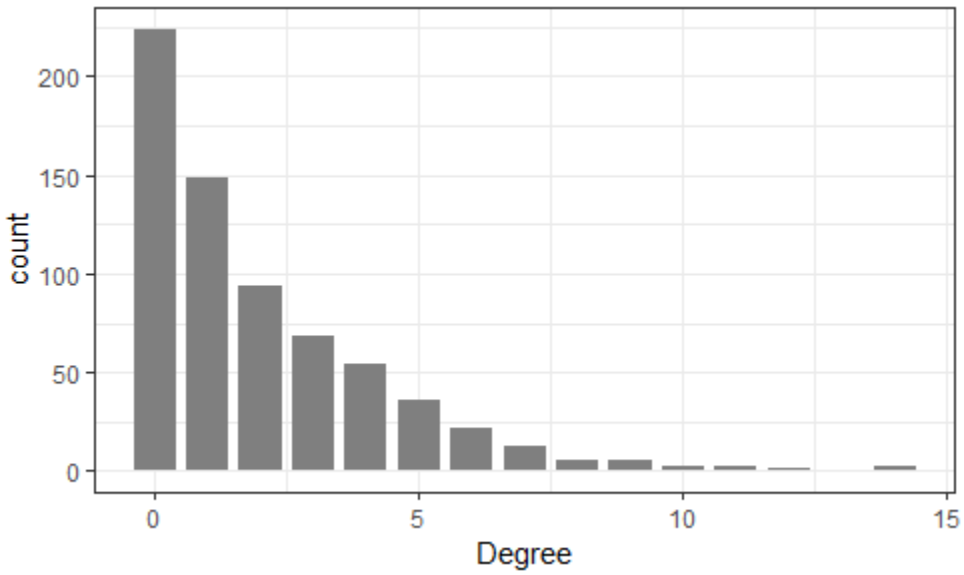


图6：至少在一本经济学期刊担任编辑负责人的女性学者的度分布。“度”指与其他至少在一本经济学期刊担任编辑负责人的女性学者相连的链接数量。

担任《会计研究评论》主编的Jennifer L. Blouin还在其他6个编委会任职；同样，担任《剑桥区域、经济与社会期刊》主编的Judith Clifton还在其他5个编委会任职。在这两种情况下，她们任职的期刊都不属于期刊网络中的核心期刊，也不属于基于女性编辑构建的网络中的核心期刊。

表17：度最高的女性编辑负责人。

Name	度	Rank	Name	度	Rank
詹妮弗·L. 布卢因	14	1	埃莉莎·朱利亚尼	10	7
Judith Clifton	14	1	蕾妮·亚当斯	9	10
谢布内姆·卡莱姆利-厄兹詹	12	3	凯瑟琳·塔克	9	10
Leah Boustan	11	4	Amy K. Glasmeier	9	10
Emmanuelle Auriol	11	4	Xuan Tian	9	10
Lori A. Beaman	11	4	Diane W. Schanzenbach	9	10
Mar Reguant	10	7	Ping Wang	9	10

这些结果似乎证实，女性较少参与编委会成员遴选中的“战略决策”。为了提升期刊声望，女性往往较少受邀加入期刊编委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面临着这样的挑战：难以将自己作为编辑负责人的编辑权力转化为个人声望，尤其是在经济学这样由男性主导的学科中。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编委会成员被视为科学知识的守门人，因为他们决定发表哪些研究成果，其决策会对个人职业生涯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编辑职务，尤其是在影响力极大的期刊中担任领导职务，对该学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本研究对2019年1,516种仍在发行的经济学期刊的编委会构成进行了探索性分析。

分析考察了编委会成员的个体特征，以及他们形成的交叠编委制网络的主要特征。

经济学期刊的编委会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这意味着成员往往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观察到。首先，编委会成员大多来自美国的机构，且主要为男性。事实上，超过33%的全部席位和超过35%的编辑领导席位由隶属于美国的学者担任。编辑领导席位的地理集中度更高，其学者来自84个国家，而所有编辑职务涉及的国家数量为151个。此外，代表性最强的5个国家占据了全部编辑席位的42%和编辑领导席位的49%。与RePEc登记的经济学所属机构所在国家比例相比 [2023], ,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和荷兰在编委会中的代表性过高，而其他所有国家的代表性均不足。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并不在编委会中代表性最强的前10个国家之列，但却位列经济学作者占比最高的前10个国家之列。此外，33%的期刊中，超过50%的成员隶属于同一个国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国家是美国。这些编委会成员主要隶属于精英大学，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精英大学。对于编辑领导席位，成员仅来自1,036家机构（占我们数据库中所属机构总数的17%）。编委会的性别构成反映了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中的代表性不足；并且，与学术职位不同，这表明女性在某些编委会中存在某种“水平隔离”。事实上，女性约占编委会可用席位和编辑领导席位的24%，这一比例与经济学女性作者的比例相近[RePEc, 2023]。然而，极高比例（87%）的编委会由超过50%的男性学者组成。

其次，我们进行了网络分析，主要包括比较三种不同的期刊网络：由同一批学者在不同编委会中交叉任职形成的完整交叉任职编辑网络；由未担任编辑领导职位的学者形成的无EL网络；以及由至少担任一个编辑领导职位的学者形成的EL 网络。这三种网络的距离相关性都非常高，表明它们包含的信息十分相似。此外，在这三种网络中识别出的期刊集群也高度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各编委会内部存在高度的社会同质性和学术同质性：不同角色的成员倾向于形成相似的期刊间连接。这可能是因为主编在遴选编委会成员时，会间接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相似”的学者。

最后，对网络中最核心期刊和学者的分析表明，期刊可能会在选择编委会成员时采取“战略性决策”。一些最核心的期刊似乎会选择担任其他期刊编辑负责人的学者作为其编委会成员。这不仅提升了这些期刊在网络中的中心性，也提升了接受在其编委会任职的学者的中心性。可以推测，这种强化机制旨在触发一种同时作用于期刊和学者的编辑马太效应。该机制可能会将编辑负责人拥有的编辑权力转化为个人声望；反过来，声望卓著的学者出现在编委会中，也可能进一步增强其声望，并可能提升编辑负责人的编辑权力。为了证实这一推测，未来的研究应探讨交叠编委制网络中的中心性与期刊影响力指标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女性往往被排除在这一编辑游戏之外。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学期刊，从而经济学这一领域，其编委会由来自美国的学者主导，男性占多数，而且编辑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彼此在社会和学术上相似的精英机构和学者手中。对编委会成员的策略性遴选似乎强化了这种同质性。正如Hodgson和Rothman [1999]已经警告的那样，编辑权力的高度集中给经济学中的创新性研究带来了严重风险。因此，实施旨在降低这种集中的实践，以促进多元主义，至关重要。

我们所呈现的研究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它不仅证实了其他针对同一主题的局部研究所得出的发现，还拓宽了编辑在遴选编委会成员时应考虑的同质性概念。我们的分析还发现，例如，一些由重视性别代表多样性的学术团体出版的期刊，女性占比高于其他期刊。因此，相关方面很可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正如本分析所表明的，这些措施并不足够，而且可能仅依赖少数几个因素。我们认为，应从更广泛的层面着手减少同质性。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会的《编辑新任命指南》美国经济学会[2022] 提出了一项颇具价值的创新：指南强调，“鼓励编辑考虑候选人能如何为现有编委会增添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学术多样性（研究方法和领域）、机构多样性（任职及受训机构）、人口特征多样性（包括性别、种族和族裔），以及地域多样性（国内和国际）”。除这项规定外，还有

对编委会成员，尤其是编辑领导职位，设置了任期限制，以防止权力长期集中。这些更新后的程序似乎是促进多样性、确保定期轮换并纳入新视角的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创新，而且很可能应由所有期刊采用。

附录

关于所属机构，我们重点关注期刊网站上所声明的信息。对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网站并不总是注明具体校区，因此难以统一确定这些学者隶属于哪个校区，因为大多数人仅笼统地标注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因此，我们将按照所声明的信息呈现席位所属机构的分布。

表 A1：加利福尼亚大学席位分布

	所有编辑职务	编辑负责人
加利福尼亚大学	498	35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206	11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132	8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71	6
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65	5
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	47	4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36	1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27	1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3	

参考文献

E. Addis 和 P. Villa。《意大利经济学期刊的编委会：女性、性别与社会网络》。女性主义经济学，9(1):75–91，2003。doi:10.1080/1354570032000057062。URL https://www.tandfonline. com/doi/abs/10.1080/1354570032000057062。

美国经济学会。2022年新任编辑任命指南。URL https://www.aeaweb.org/journals/policies/appointment-procedures#diversity。

A. Andrikopoulos 和 L. Economou。《金融经济学中的编委会交叉任职》。《国际金融分析评论》，37:51–62，2015年。doi:10.1016/j.irfa.2014.11.015。URL https://www. 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7521914001896?casa_token=J_ULr_doZb0AAAAA: 4pDfHwcG4hUv2j_lsybwK8Yli0RVqH1-Uqr-fG3t-6NGAwxAhznhkt1NwR_LIIIzJn_jcNOn。

A. Baccini。《意大利经济学期刊：基于网络的排名及其对制定国际专业标准影响的探索性分析》。《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14(3):491–512，2009年。doi:10.1427/31429。URL https://www.rivisteweb.it/doi/10.1427/31429。

A. Baccini 和 L. Barabesi。《交叠编委制：经济学期刊之间关联的网络分析》。*Scientometrics*，82(2):365–389，2010。doi:10.1007/s11192-009-0053-7。URL https://akjournals.com/view/ journals/11192/82/2/article-p365.xml。

A. Baccini 和 L. Barabesi。《席位：信息与图书馆学编委会网络》。计量学期刊，5(3):382–391，2011。doi:10.1016/j.joi.2011.01.012。URL https://www. 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1157711000137?casa_token=q0wb5YUtSFwAAAAA: -GH_ktQiE7HUgJKL0MKhaZ1K50cTzw3oI4qcgYDebixyk1ls7UMax-hdBu3afbJFh5vhj61I。

A. Baccini、L. Barabesi 和 M. Marcheselli。《统计期刊如何相互关联？一种网络分析》。*Chance*，22 (3):35–45，2009 年。doi:10.1080/09332480.2009.10722969。URL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332480.2009.10722969?journalCode=ucha20。

A. Baccini、L. Barabesi、M. Khelfaoui 和 Y. Gingras。《学术期刊之间的智识相似性与社会相似性：编辑、作者和共被引网络的探索性比较》。*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1(1): 277–289，2020 年。doi:10.1162/qss_a_00006。URL https://direct.mit.edu/qss/article/1/1/277/15560/ 学术期刊之间的智识相似性与社会相似性。

M. Bastian、S. Heymann 和 M. Jacomy。Gephi：用于探索和操纵网络的开源软件。国际 *AAAI* 网络与社交媒体会议论文集，3:361–362，2009。doi:10.1609/icwsm.v3i1.13937。URLhttps://ojs.aaai.org/index.php/ICWSM/article/view/13937。

V. D. Blondel、J.-L. Guillaume、R. Lambiotte 和 E. Lefebvre。《大型网络中社群的快速展开》。*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Theoryand Experiment*，2008年(10)：P10008，2008年10月。doi:10.1088/1742- 5468/2008/10/p10008。URL https://arxiv.org/abs/0803.0476。

T. Braun和I. Dióspatonyi。统计国际科学期刊的守门人是一项有价值的科学指标。*CurrentScience*，89(9):1548–1551，2005a。doi:10.3103/S0147688216030035。URL http://www.jstor.org/ stable/24110926。T. Braun和I. Dióspatonyi。基础研究世界快讯。*Scientometrics*，62(3):297–319，2005b。doi:10.1007/s11192-005-0023-7。URL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92-005-0023-7。D. Crane。科学的把关人：影响科学期刊文章遴选的一些因素。*TheAmerican Sociologist*，第195–201页，1967年。URL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701277。G. Csomós和B. Lengyel。肿瘤学领域全球共同编辑网络的地理分布。*PLOS ONE*，17(3):e0265652，2022年。doi:10.1371/journal.pone.0265652。URL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 1371/journal.pone.0265652。A. De Grazia。科学接受系统与Velikovsky博士。*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7(1):45– 49，1963年。doi:10.1177/000276426300700106。URL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00276426300700106?journalCode=absb。P. G. Duarte和Y. Giraud。通过文献调查审视主流经济学中经济思想史的地位，1991– 2011年。*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38(4):431–462，2016年。doi:10.1017/S1053837216000481。L. Ductor和B. Visser。经济学期刊编委会中的权力集中。*Journal of EconomicSurveys*，37(2):189–238，2023年。doi:10.1111/joes.12497。URL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 10.1111/joes.12497。J. R. Faria。学者们玩的游戏：编辑与作者。*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57(1):1–12，2005年。doi:10.1111/j.1467-8586.2005.00212.x。URL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 1467-8586.2005.00212.x。J. D. Gibbons和M. Fish。经济学系排名及其在顶级期刊编委会中的代表性。*The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22(4):361–372，1991年。doi:10.1080/00220485.1991.10844728。URL https: //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0220485.1991.10844728。M. Goyanes和L. De-Marcos。通过传播学领域编委会交叉任职探究学术影响力与无形学院：对领先期刊的社会网络分析。*Scientometrics*，123(2): 791–811，2020年。doi:10.1007/s11192-020-03401-z。URL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92-020-03401-z。C. Hatfield、T. Ostbye和C. Sori。医学期刊编辑的性别。《柳叶刀》，8950(345):662，1995年。doi:10.1016/s0140-6736(95)90572-3。URL https://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95)90572-3.pdf。G. M. Hodgson和H. Rothman。经济学期刊的编辑与作者：制度性寡头垄断的案例？*The Economic Journal*，109(453):165–186，1999年。doi:10.1111/1468-0297.00407。URL https://academic.oup.com/ ej/article-abstract/109/453/165/5128687。L. Leydesdorff和C. Wagner。美国是否正在科学领域失去优势？关于世界科学体系的全球视角。*Scientometrics*，78(1):23–36，2009年。doi:10.1007/s11192-008-1830-4。URL https://akjournals.com/ view/journals/11192/78/1/article-p23.xml。Z. Liwei和J. Chunlin。图书情报学期刊编委会成员的社会网络分析与学术表现。*COLLNET Journal of Scientometrics andInformation Management*，9 (2):131–143，2015年。doi:10.1080/09737766.2015.1069947。URL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 1080/09737766.2015.1069947。L. Lockstone-Binney、F. Ong和J. Mair。考察旅游学编委会的交叉任职情况。*Tourism ManagementPerspectives*，38:100829，2021年。doi:10.1016/j.tmp.2021.100829。URL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1973621000428。S. Lundberg和J. Stearns。经济学领域的女性：进展停滞。*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3(1):3–22，2019年。doi:10.1257/jep.33.1.3。URL https://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jep.33.1.3。M. C. Marcuzzo和G. Zacchia。经济学史是否就是经济思想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定量研究。经济学史是否就是经济思想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定量研究，第29–46页，2016年。doi:10.19272/201606103002。URL http://digital.casalini.it/10.19272/201606103002。E. Mauleón、L. Hillán、L. Moreno、I. Gómez和M. Bordons。评估期刊作者与编委会成员的性别平衡。*Scientometrics*，95(1):87–114，2013年。doi:10.1007/s11192-012-0824-4。URL https: //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92-012-0824-4。

N. A. Mazov 和 V. N. Gureev。《科学期刊编委会：科学计量学研究的主题——文献综述》。科学技术信息处理，43(3):144–153，2016年。doi:10.3103/S0147688216030035。URL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3103/S0147688216030035。R. K. Merton。《关于科学与民主的一则札记》。法律与政治社会学期刊，1: 115–126，1942。URL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jolegpo1&id=115& collection=journals。I. Metz、A.-W. Harzing 和 M. J. Zyphur。《论期刊编辑与编委会：在提升编委会性别平等方面，谁是开拓者？》英国管理学期刊，27(4):712–726，2016年。doi:10.1111/1467-8551.12133。URL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1467-8551.12133?casa_token=O0fkOl_nhaIAAAAA%3ACoJFwA8aK0zGaeGOV2NJwoh9K2M2tcl0aM9KqTrK0_f_6dFvqYSHPXdxXwp4An4da9IqfAvYKEnl。C. Ni 和 Y. Ding。《利用交叠编委信息进行期刊聚类》。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会刊，47(1):1–10，2010年。doi:10.1002/meet.14504701202。URL https://asistdl.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meet.14504701202。R Core Team。《R：一种用于统计计算的语言与环境》，2013年。URL http://www.R-project.org/。W. M. Rand。《聚类方法评估的客观标准》。美国统计学会期刊，66(336):846–850，1971年。doi:10.1080/01621459.1971.10482356。RePEc。《截至2023年2月经济学领域女性的代表情况》，2023年。URL https://ideas.repec.org/top/ female.html。M. Stegmaier、B. Palmer 和 L. Van Assendelft。《进入编委会：女性在政治学期刊编辑职位中的存在》。*PS*：政治学与政治，44(4):799–804，2011年。doi:10.1017/S1049096511001284。G. J. Székely 和 M. L. Rizzo。《偏距离相关及其在不相似度分析中的方法》。统计学年鉴，42(6):2382–2412，12 2014年。doi:10.1214/14-AOS1255。URL https://projecteuclid.org/journals/annals-of-statistics/volume-42/issue-6/Partial-distance-correlation-with-methods-for-dissimilarities/10.1214/14-AOS1255.full。G. J. Székely、M. L. Rizzo 和 N. K. Bakirov。《通过距离相关测量和检验依赖性》。统计学年鉴，35(6):2769–2794，2007年。doi:10.1214/009053607000000505。URL https://projecteuclid.org/journals/annals-of-statistics/volume-35/issue-6/Measuring-and-testing-dependence-by-correlation-of-distances/10.1214/009053607000000505.full。E. K. Teixeira 和 M. Oliveira。《知识管理与智力资本研究领域的编委会交叉任职》。*Scientometrics*，117(3):1853–1869，2018年。doi:10.1007/s11192-018-2937-x。URL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92-018-2937-x。V. A. Traag、L. Waltman 和 N. J. van Eck。《从 Louvain 到 Leiden：确保社群紧密连通》。科学报告，9(1):5233，2019年。ISSN 2045-2322。doi:10.1038/s41598-019-41695-z。D. Wu、X. Lu、J. Li 和 J. Li。《编委会的机构多样性会提升期刊质量吗？以经济学领域为例》。*Scientometrics*，124(2):1579–1597，2020年。doi:10.1007/s11192-020-03505-6。URL https: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92-020-03505-6。S. Zsindely、A. Schubert 和 T. Braun。《国际科学期刊的编辑守门模式：一项新的科学指标》。*Scientometrics*，4(1):57–68，1982。doi:10.1007/bf02098006。URL https://akjournals.com/view/ journals/11192/4/1/article-p57.xml。